

高市早苗缺席党首讨论

在重视秩序与预期的日本社会，“突然取消”本身即是一种负面讯号。

高市首相突然取消2月1日党首电视讨论，在日本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。自民党给出的解释是竞选途中受伤，但在2月8日大选投票日逼近之际，这一决定仍不可避免地引发政治层面的质疑。党首电视讨论原本是选战后半程最重要的公共对话平台，检验领导者的应对能力、抗压程度与政策解释力。媒体与网络舆论随即出现揣测，认为高市或不愿在公开场合正面回应敏感议题。

2026年1月9日，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，提前大选。面对高市内阁日益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，在野党开始意识到，仅凭分散对抗已难以应对，结成大联合成为现实选项。1月16日，两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共同创立“中道改革联盟”，并向总务省完成结党申报。两党本身并未解散，但其众议院议员自愿加入新党，由野田佳彦与齐藤铁夫出任共同代表。新党的成立，迅速改变了选战结构。

关于结党目的，野田明确表示，要阻止自民党的右倾化，为政权更替提出现实选项。齐藤则强调在中道主义旗帜下，推动“包容”与“共生”的社会方向。两人的表述共同指向一个判断，在自民党持续右移的背景下，日本政治的中轴正在出现偏离传统保守主义轨道的结构性变化。

自民党的竞选纲领高度集中于“国家安全”“地缘政治”“威慑与同盟”等宏大叙事，而中道改革联盟则刻意把“安全”拉回日常生活，通过强调物价、电费、食品、灾害风险与



□ 刘迪

医疗可及性，追问一个更直接的问题，即“你的生活是否真的更安全”。这样的说法一旦被选民接受，自民党长期依赖的“强硬即负责”的叙事基础便会动摇。

更具冲击力的是，中道改革联盟正面触及“现役世代被牺牲”的财政现实，指出社保与税制的代际不公以及福利结构的不可持续性，迫使自民党回答“由谁来付账”的问题。这种做法使自民党暴露出“国家战略叙事多、现实账单回应少”的治理短板。

中道改革联盟最令自民党恐惧的，并非立场激进，而是它既不反美、也不否认安全威胁，只是否认“自民党不可替代”。自民党害怕的，是日本第一次出现一个无需改旗易帜，却能取而代之的政党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高市的回避显得意味深长。野田佳彦与高市早苗同出松下政经塾，高市早年往返地方与东京从事政治活动时，曾长期借住野田家中。野田熟悉高市的政治形成路径，清楚她在宏大叙事中表现强势，而在细节化、成本核算型议题上更趋谨慎。两人若在公开辩论中交锋，其攻防格局本身即具有高度不对称性。

客观而言，缺席党首讨论既削弱了高市的领导者形象，也为对手提供了话语空间。在重视秩序与预期的日本社会，“突然取消”本身即是一种负面讯号。这一细节，或将在选战最后阶段持续发酵，转化为对政治资本的无声消耗。民

高市的回避
显得意味深长。

✉ [发自东京]